

朱子學歸

一



朱子學歸

(一)

鄭端輯

朱子學歸序

古之爲學者一。今之爲學者三。訓詁也。詞章也。儒者也。佛老刑名之說不與焉。欲正所學。必以真儒爲歸。欲歸真儒。必以聖賢爲則。聖言之載於四子五經者。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昭示流布。幽明巨細。靡不畢該。後之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求道而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循流昧源。泥文忘義。甚至象數名物。尙有不能盡知者。又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自宋儒周程張朱五子者出。發微言。闡大義。直探孔孟不傳之旨。於是聖學晦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故朱子傳註經書。已集大成。又掇取周張二程遺文。爲近思錄。書成。直命曰。四子五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明儒高景逸亦取朱子文集語類。倣近思錄爲節要。而序曰。學者欲知前聖後聖符合處。此其要也。自宋明以來。集五先生之書者多矣。未有如近思節要之精粹而切實者。余讀近思錄最久。求節要數年。不得。得朱子文集語類。見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將欲從之。心目交困。時明時昧。時作時輟。而不得所由入也。因擇吾力所及知者。隨筆摘錄。積而成篇。其所不及知者。則闕焉。以俟後之君子。義例大概倣近思。而間有增損。輯成二十三卷。繕寫將半。天台楊廣文郵致節要一冊。取以相質。亦不至大相刺謬。至於學業精粗。用心疎密。則有不可強同者。嗚呼。景逸節要。進乎道矣。吾所錄者。猶未離乎器也。然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吾將以茲錄爲節要階梯。因節要近思。以達於四子五經。舍朱子其誰與歸。

朱子學歸序

康熙癸亥夏六月戊子。棗強後學鄭端謹序。

朱子學歸目錄

德性 訓義 講學 格物 讀書 天地 聖賢 異端 存心 持敬 主靜 克治 家道

出處 政事 治道 禮樂 刑罰 井田 荒政 學校 教化 詩教

朱子學歸卷一

德性

棗強鄭端輯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

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

問堯舜之氣。常清明沖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是也。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裏過來。又曰。人氣便是天地之氣。然就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擅而有之。

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陽陰之氣。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與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元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廖子晦曰。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在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灌

豐。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蘊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宴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概以理爲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歿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象。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墀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

太極說○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

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元亨利貞說○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亦謂此也。

盡心說○天者理之自然而人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卽事卽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

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

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

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的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

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仁說○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

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間，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答呂伯恭曰：仁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力邪？

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